

江湖第一俠

下

公孫宇著



第三十三章 智请高僧

海明长老带领三十六家云侠剑客及老少群侠出离铁佛寺，来到绣球山莲蓬岭。喽罗寨兵往里一禀，皮天奇大吃一惊，知道乱子闹大了，赶紧带人出来观看。但见南门外僧、道、俗、尼，站了一大片。一个个手持兵刃，怒不可遏。欧阳惠用手一指，厉声喝道：“皮天奇，你这个佛门的败类，欺师灭祖，胆大包天，竟敢打死我的兄长，老尼岂能饶你。今日，我要代你师父清理门户，佛门之中，绝不能容留你这样的狂徒。”老剑客越说越恼，怒火烧心，一挥手中宝剑，劈面就点。

欧阳惠的丹凤朝阳梅花剑剑法高深莫测，诡异难敌，何况又是含愤击出，端底不凡。皮天奇一晃金丝万年疙瘩藤奋力迎敌，二人激战一起。不过三十个招面，只见欧阳惠把丹凤朝阳梅花剑施展开来，浑若银蛇乱窜，怪蟒狂舞，剑剑不离登海探日皮天奇的浑身要穴。皮天奇招架不住，拧身闪开，掏出万宝如意盒，金光一闪，凌空而起。欧阳惠一看，大事不妙，伸手掏

出子午闷心钉，抖手打去。就听“当啷”一声。两物相撞，子午闷心钉已被打飞。老剑客大叫一声“不好”，刚想抽身躲开，万宝如意盒已疾驰而下，“喀嚓”一声响，把欧阳惠打得七窍流血，翻身栽倒。

天一剑客一挥手中兵刃，蹿身上前，十几个招面，又伤在万宝如意盒下。地一剑客一挥铁拂尘，上前动手。不过二十个回合，皮天奇一抬手，万宝如意盒又把他打得脑浆迸裂。云侠剑客大怒，“哇啦”一声，一齐涌了上来，把登海探日皮天奇包围在中间。皮天奇摆开手中万宝如意盒，眨眼之间，伤了云侠剑客一十三人。大元帅一看不能再打了，挥手收兵，命人将死伤者背回铁佛寺，另想别法。

众家云侠剑客同黄滚一行回到铁佛寺，将死者用寿缸盛殓起来，伤者安排好静心养伤。大家垂头丧气，黄滚更是心如刀绞，悲愤交加。为了胜英，为了自己，死伤这么多高侠名剑，大元帅怎能不难过呢！看来，想救子川是不容易了。

九花真人小神仙艾莲池更是心急如焚，一脸愁容。只是坐在一旁长出短叹，唉声不止。

海明长老看了一眼愁眉不展的众家英雄，慨然说道：“大家不要忧愁，随老衲来。”说罢，转身顺着铁佛寺向南奔去，众人随后紧跟。来到半山腰，海明长老停住脚步，用手一指一个用石块垒砌而成的大坟：“大家请看，这是我师兄，原铁佛寺方丈海宏长老之墓，他是铁佛寺的正当家的，外号人称赤面佛祖。”

杨涛诧异道：“海明禅师，现在正是危难之际，你提一个故世之人有什么用呢？”

海明长老一笑说道：“老侠客，这是个空墓，里边埋的是个

空缸，我师兄尚在人世。他是看破红尘，遁世隐居的。他曾对我说：皮天奇脑后有三根反骨，必有后患。你不该把铁佛寺六宝交给他。我说：有奇相必有奇才。今后就是不能成名露脸，也能给俺铁佛寺留下一方之正。师兄见我执迷不悟，就说：我要离开铁佛寺，以观后效吧。他就挟气离了铁佛寺，把佛寺的最后两宝也一齐带走了。这两件宝物一个是万宝如意囊，专接万宝如意盒；一个是西洋战国刀，能破他的日月剑光莲花盔，八宝剑光莲花甲，登云鞋，剑光带，还有那根刀枪不侵的金丝万年疙瘩藤。看来，要想收皮天奇的六宝，非得找我大师兄不可了。”

大家回到铁佛寺大殿，还是一筹莫展。大元帅黄滚问道：“老禅师，你师兄海宏长老现在何处呢？”

“他隐居莲花山朝阳洞修身养性多年了。但不知那位英雄能往莲花山前去请他，带来两宝，捉拿皮天奇。一来救出昆仑侠胜英，二来替各位惨死的云侠剑客报仇，替佛门清理门户。”大家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没有人说话。海明长老急了：“依我之见，还让乾坤盗宝杨老侠客前往。因为我师兄与杨老侠客熟识，认识就好办事。”

大家齐声说道：“好，就请杨老侠客再辛苦一趟吧。”

钻云神鼠一摇头说：“不管到哪里，我都能去。要说叫我上莲花山找海宏长老，我不能去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海宏长老这个人刚直暴躁，做事直出直入。我杨涛的这一套，他向来是反对的。当年我三赴日月乾坤楼，立斩对方八个暗手。那时，他对我是严词责备。我反唇相讥。他一气甩手而去。现在让我去找他，他不但不会来，反而还会旧事重提，俺俩还得翻脸。我绝对不能前往。”

众人纷纷请求道：“老侠客，现在子川处于危难之际，生死不知，吉凶难料。大元帅为了此事，迟迟不能回潼关，万一军情有变，其罪难免。你就去一趟吧。你不去，难道还能叫元帅跪下求你不成？”

这时，大元帅黄滚一撩帅袍，“扑通”跪倒：“小叔，你要不答应，小侄就跪死在你面前也不起来了。”

杨涛忙伸手拉住：“乖乖，起来吧！为了你，为了子川，就是再难，我也要上莲花山跑一趟，谁叫我跟你们的老子是结拜的兄弟呢！”说到这里，转脸问海明长老：“莲花山在哪儿？”

海明长老说：“离此大约有三百余里。往西翻过三个山头就到了。我让小沙弥给你指条近路。”杨涛这才辞别大家，离开铁佛寺，施展爬山越岭的绝顶轻功，陆地飞腾的功夫，按照小沙弥指引的方向，直奔莲花山而去。

乾坤盗宝来到莲花山，问明朝阳洞的方向。这座山有五个山尖，状似五个莲花瓣，故名莲花山。一个山头有一座庙。朝阳洞就在东边山峰的半山腰上，这是一座天然古刹。杨涛来到朝阳洞，见有个小沙弥守在门口，相貌非常古怪，黑乎乎的烧饼脸，光溜溜的秃头顶，黑布僧袍，高靛白袜，三镶福字履。杨涛上前，双拳一抱：“小师父，请了！”

小沙弥抬头一看，来人头戴三棱马尾透风巾，浑身穿青，背后插刀，肋下带着百宝囊。瓜子脸倒长着，豆角眉似有若无，三角眼，稀眉毛，嘴上长着上七根下八根的阴阳胡，形似猿猴。遂不冷不热地应了一句：“你找谁？”

“请问宝刹的主人是不是海宏长老？”

“正是我家恩师。”

“小师父法名怎么称呼？”

“我叫觉猛，俗名赵彬，人称小坏蛋。”

杨涛心想：我和这个小和尚有缘。“觉猛禅师，你师父可在宝洞？”

“他老人家在。”

“你去禀告你师父，就说老仁叔驾到。”

小沙弥一听是个前辈，忙转身来到大雄宝殿，报告师父。海宏长老一听仁叔来了，心想：哪来的仁叔呢？我看看去。

海宏长老来到山门外边一看，哪有什么仁叔？转脸问小沙弥：“人在哪里？”

小沙弥前后左右看了看，只见高台阶石旁边挺身走出一人，一捋阴阳胡“嘿嘿”笑着走来：“老兄，小弟乾坤盗宝钻云神鼠杨涛给你见礼了。”

杨涛长就的奇相，虽说二十多年没见了，海宏长老还是一眼认出了他，用手一指：“这不是老坏吗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你来就来了呗，怎么妄称仁叔呢？”

杨涛把脸色一正：“谁说我是仁叔了？”

“我弟子觉猛。”

杨涛用手一指小坏蛋说：“你这个孩子，你说你够个什么用？我说我跟你师父相好，你该喊我个老仁叔。你怎么把仁叔弄到你师父身上去了呢？”

小坏蛋觉猛脸憋得通红，心里话：你奶奶，是我听错了，还是你说错了呢？有心跟他争执，又怕师父怪罪，只得垂头不语。杨涛又狠狠地把小沙弥觉猛训了一顿。海宏和尚知道弟子受了委屈，一转身来到大殿。杨涛跟在后边也进来了。落座，吃茶。海宏长老心想：夜猫子进宅，没好事。“老坏，这么多年没

见，你可真会找啊！这么秘密的地方，你也能找来。”

“鼻子下边有个嘴，我不会问吗？”

“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你来此何事呢？”

乾坤盗宝说：“我是从铁佛寺来的。”遂把胜英被拿的来龙去脉细述一遍。最后说道：“我们大家想请你回铁佛寺，去收回万宝如意盒，破了皮天奇的六宝。一来救出胜英，二来拿住皮天奇清理门户。你佛门出了这样的败类，你也自觉羞愧吧。今天小弟前来请你，料想你不会不去的。”

海宏长老闻听此言，双眉一皱，从鼻孔里“哼”了一声，一言没发，转身就走。由大殿向后走去，里边黑洞洞的，阴森可怖。杨涛不敢前往，等了一会，还不见海宏长老回来，回头问小沙弥说：“你师父前往何处？”

小坏蛋觉猛笑笑：“对不起，俺师父走了，这个洞直通后山。你不要再等了。”

杨涛一听，急了。自己几百里路来搬兵，结果落个扫兴而归。我不能把老和尚搬去，大家岂不笑我无能。杨涛两只小眼滴溜溜转了几圈，一个缺损的主意冒上心头。看了小沙弥一眼，问道：“觉猛呀，你学艺多长时间了？”

“我从六岁死了爹娘，师父化缘到了俺家，看我孤苦伶仃无人照顾，就把我收留此处，出家当了和尚。”

“噢，倒真是怪可怜的。孩子，你现在武艺学得怎样了？”

“还算可以。”

“觉猛，出家当和尚有什么好处？你枉学了一身武艺，又有什么用呢？不如步入红尘，到江湖道上施展你的武功。就象黄滚，一口单刀威震南七北六一十三省；象胜英，三只金镖无敌手，甩头一子震乾坤，英名远播，名扬四海，那才叫英雄呢！象

你这样年轻有为，何必在山上闲居呢？不如下山闯荡闯荡，在江湖上闯出个名堂，成为一个人人敬仰的英雄侠客多好呢？不然，为什么要受尽折磨学这一身功夫，一身能耐？现在，正是出头之日。昆仑侠胜英被皮天奇拿住。押在绣球山。黄滚正在束手无策，各云侠剑客也无计可施。你要能把胜英救出来，不光胜英、黄滚感激你，你在江湖道上也就一举成名了。这么好的机会，你能白白放过去吗？”

小坏蛋觉猛闻听此言，笑了笑说：“老人家，照你这么说，我应该前往了。”

杨涛故意沉吟一下：“去是应该去，可是有一条，你打不过皮天奇，又没有法子破他的宝贝，怎么办呢？”

小和尚把头一扬：“那有何难！俺师父的房门常常开着，宝贝也不能天天都带在身上。我去把万宝如意囊和西洋战国刀盗出来，咱爷俩一齐下山。只要有宝，我就能降住那个皮天奇。”

杨涛把头一点：“好孩子，你真是个英雄好汉。”嘿嘿，这孩子心眼不少，要跟我杨涛比嘛，还得学几年。杨涛心里这样想着，只见小和尚觉猛笑嘻嘻地拿着万宝如意囊和西洋战国刀走了进来。杨涛满心欢喜：“孩子，这下子你算立了奇功啦！”说罢，带着觉猛匆匆离开朝阳湖，赶回绣球山下铁佛寺。

海明长老见杨涛带着一个小和尚回来了，忙问道：“我师兄海宏长老为什么没来？”

小和尚觉猛跪倒磕头，喊了声“师叔”，刚想回话，钻云神鼠杨涛连忙抢着说道：“你师兄说了，他已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不愿再开杀戒。所以，派徒弟觉猛携宝前来相助。”

海明点了点头，看了看小和尚，示意他起来。立即招呼大

家在一起商讨一下，如何相战皮天奇。这时，忽听门外有人念一声佛号：“阿弥陀佛！”大家转脸一看，见一位出家的和尚，面如银盆，额下一部银髯，头戴黄僧帽，身穿黄僧袍，外罩大红袈裟，白袜子过膝，三镶福字履，手拿拂尘东摇西晃，迈步向大殿走来。海明长老忙起身迎接：“师兄，你怎么也来了？”海宏长老也不理睬，怒气冲冲地走进大雄宝殿。小坏蛋觉猛吓得浑身一哆嗦，一头钻进桌子下边去了。

乾坤盗宝钻云神鼠坏骨头杨涛站起身来，迎上前去，呵呵一笑：“你不是不来吗？谁又叫你来的呢？”

海宏长老用手一指杨涛：“老坏啊，老坏！你真能称得起坏骨头。我不来，你也不该把小孩子骗出来，还撵掇他偷来了宝贝。这都是你做的好事呀！”

杨涛笑笑：“老和尚，我再坏也比你强。你是不忠、不孝、不仁、不义啊！”

海宏长老把脸一沉：“此话从何说起？老坏，你今日非说个明白不可。说清楚了，我帮你们打绣球山，捉皮天奇；说不清，哼，老坏，坏骨头，老僧可不能轻饶了你。”

“那好，咱坐下来慢慢地讲嘛。”

海宏长老也不说话，往上首一坐，大家忙着请他吃茶。大元帅黄滚刚要带人上前见礼，杨涛手一挥：“不必了。”低头对桌子下边的觉猛说：“你师父来了，还不赶快出来见礼，躲在桌子底下干啥？”小和尚无奈，从桌下爬了出来。海宏长老再有气，也不便当着众人责罚徒弟。蚕眉一竖，瞪了觉猛一眼。小坏蛋赶紧磕了三个响头，站立一旁，垂头不语。

钻云神鼠杨涛一撩英雄氅，在海宏和尚对面一坐，用手一指：“海宏，我如果说不出道理，那就算我杨涛诽谤你，诬蔑你。

你听着，我说你不忠：当今天子命黄滚挂帅征西。黄滚为救胜英离开潼关，大将不能离开汛地。太平侠黄滚为了义气，他宁肯碎尸万段，也要救出胜英。为了尽忠，他应该马上回潼关，打败西凉八国的番兵。你能让大元帅早回潼关，你不也是替大明朝出了力，尽了忠吗？你硬是不出头露面，元帅不能回去，你想想你可是不忠？再说不孝：铁佛寺多少年的清净禅堂，你师父把这座千年古刹交给你了。你却远离佛寺，躲到莲花山不出来，请你，你也不下山。纵容门下弟子皮天奇杀人作恶，作践铁佛寺的声誉。你能对得起你师父吗？你师父让你振兴佛门，你却让人把铁佛寺毁了，你这是不孝吧？再说你不仁：我们这些人大都跟你有交情，艾莲池艾道兄，我乾坤盗宝杨涛，黄滚的父亲神手大将黄云彻，胜英的爹双枪太保胜七祖，当年三赴日月乾坤楼，都曾与你换帖结拜，咱们是手足兄弟。海明长老是你的师弟，那就更不用说了。我亲自上山去请你，你硬是不来，这不是不仁吗？再说你不义：江湖道上的英雄豪杰，哪个不讲义气呢？你也睁眼看看，为救胜英，死伤这么多英雄豪杰，云侠剑客，你就不能出来管一管你的门下弟子吗？管一管你铁佛寺的后代传人？你的义气又在哪儿呢？我说你不忠、不孝、不仁、不义，还能亏了你吗？”

乾坤盗宝一席话铿锵有力，义正词严，说得海宏长老面红耳赤，低下头去。停了半晌，把头一点：“杨老弟，你说得有理，我和尚确实不对。我向你道歉，向众位英雄请罪。”大家一看杨涛把海宏长老说服了，都很高兴，忙摆酒设宴，款待海宏。

酒宴已毕，海宏长老说：“我得赶紧上锈球山莲蓬岭找皮天奇要人。我一定要铲除这个佛门败类，清理门户。”众人点头答应，跟随海宏长老，直奔莲蓬岭走去。

众人来到莲蓬岭南门，喽罗寨兵往里一禀。皮天奇激灵灵打了个寒颤，不由得心里一阵害怕，他以为师伯海宏这几年没见，不知魂归何处了，他奇宝在身，再也没有人能管住他了。哪曾想，今日这唯一的星海宏长老竟突然返回绣球山来了！他怎能不吓得要死、怕得要命？不去见他是不行的。刚刚逃到这里不久的八臂神锤张华亭不敢出来，皮天奇让他暂时躲了起来，自己带领众人奔前门迎接本门掌教铁佛寺住持大师伯海宏。虽说多少年没见面，可一看之下，见大师伯还象几年前那样精神百倍，锐气未减。皮天奇赶紧上前见礼：“师伯在上，小侄皮天奇给师伯叩头请安。”

海宏长老冷哼一声，用手一指：“皮天奇，我早就见你脑后有三道反骨，规劝师弟海明不要过分信赖了你。可惜你师父执迷不悟，非说有奇相才有奇才。他花了这么多心血教你，希望你发扬光大本门武学，光大铁佛寺门户。万万没有想到你能如此丧尽天良，作恶多端，欺师灭祖，有辱师门。我和尚没看走眼，你把铁佛寺的藏宝都卖尽了！我今天特来拿你，清理门规。皮天奇，你老实话实说谁唆使你，万事皆休；你要不老实，再用奇宝伤人，你待这里看——”说到这里，把万宝如意囊和西洋战刀一晃，我自有一股破你的六宝。不光要破你的宝贝，还要把你拿回铁佛寺，斩首示众。”海宏长老两道凌厉深邃的目光，箭也似地射向皮天奇。

皮天奇自知不敌，再要动手，那是自讨其辱。他沉思良久，心生一计，把头抬起来，看着海宏长老说：“老人家，既然是你来了，我把面子都给你留下，我放人就是了。请到里边再说吧。”

大家来到大厅，赤面虬髯佛海宏曾上首一坐，手指皮天

奇，厉喝一声：“把你的六宝卸下来，再去把胜英带到这里。不然，我马上就要动手清理门户。”皮天奇无奈，摘下日月剑光莲花盔，解下乾坤剑光带，脱下八宝剑光莲花甲，登云鞋，放下金丝万年疙瘩藤，又掏出万宝如意盒，一件件放在地上。海明长老收了佛门六宝。赤面虬髯佛海宏命令道：“快去领人。”皮天奇转身出离大厅，他的手下人等也一个个悄然退了出去。

海宏长老以及大元帅黄滚、众家剑客、老少群侠坐在大厅里，等待皮天奇领来昆仑侠胜英。不料，等了半天，并未见皮天奇转来。乾坤盗宝杨涛不禁生疑：“海宏长老，你可别大意！他这一去，要是把胜英杀了怎么办？他要是逃跑了呢？”

海宏长老闻听，不禁一怔，嘴里却说：“不会的，他不敢杀胜英。他要逃跑，跑了初一，还能跑了十五吗？”

众人也纷纷说道：“那他怎么到现在还没来呢？”“是呀，我们到后面看看去吧。”经大家这么一说，海宏长老也沉不住气了，“霍”地站起身来，与大家一起来到后院，东瞧西望。这时，五五二十五间八卦铁人房，“喀嚓”一声，五个门的中间一门突然大开。皮天奇站在门外，微微冷笑：“对不起，胜英我没有杀他，现押铁人房。你们想救人，就来打铁人房好了。若要害怕，那就请回吧。老和尚，你收了我的六宝又能怎样呢？你要有本事，就请大显神通吧！”说完，转身走进铁人房去了。众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面面相觑，相顾无言。

太平侠黄滚看了看海宏长老，说道：“老禅师，这该如何是好呢？”

海宏长老早已气得两眼喷火，须眉奋张：“大元帅放心，小小铁人房绝不能挡住我们。”说着，转脸看了艾莲池一眼：“艾道友，我请求你一下。”

艾莲池忙说：“我是胜英的师父，救子川是我份内之事。怎能谈到请求二字？”

海宏长老把头一点：“咱们两个到铁人房里去看看。里边的机关太多，别伤着大家。”

九花真人艾莲池点了点头，与海宏长老走进铁人房。铁人房地面上一行“十”字间隔一行“卐”字。艾莲池说：“这行‘十’字上面有暗关，我们走‘卐’字上，‘卐’字是平安道路。”二人踏着“卐”字，走到里边，用眼巡视一下。艾莲池说道：“法兄，要想破铁人房，得找总线房，总线房里肯定有总线舵，把总线舵给他破坏了，整个铁人房就报废了。”

海宏长老把头一点：“有理。总线房在哪里呢？”放眼一望，前边有三间屋，门上挂着铁帘子。那三间屋特别高出去好些，十分突出。心想：那可能就是总线房吧。二人顺着“卐”字向那三间屋走去。

来到门前，海宏长老用拂尘把铁帘挑开，探头往里一看。就听里边“哗啦啦”一阵轰响，只见一个大转盘“哧哧”地转着，上边的铁丝扯得跟蜘蛛网一样，果然是总线室！两人迈步走进室内，老和尚说：“要破坏这些总线，非宝刀宝剑不可。”

艾莲池伸手从背后拽下宝剑：“我这把剑切金断玉，用它来破坏这些总线绰绰有余。”说着，挥剑上前刚要动手。海宏长老一眼瞥见总线盘旁边端坐一人，这人一声不响坐在那里，把两个人吓了一跳。只见此人头戴青道帽，身穿青道袍，青袜子青道鞋，黑乎乎的一张脸膛，颌下一部钢须，坐在一把铁椅子上，活脱脱煞像一尊铁人！

艾道爷用剑一点：“你是什么人？在哪座山哪座寺院出家？请道其详。”

就见这位老道身体稍微一动，两道眉毛一竖，慢慢闪开那双慧目，两道寒光直射过来。艾道爷激灵灵打了个寒颤，往后倒退一步，重问一句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老道双唇蠕动一下，阴森森地说道：“问我嘛？坛坛罐罐都有耳朵。艾莲池，你大概也听说过贫道。我家住四川峨嵋山，在紫霞观出家。贫道是峨嵋山通天教主姜从善，外号人称万年青通佛老祖是也。”

艾莲池一听，转身就跑。海宏长老随后紧跟，顺着原路跑出铁人房。二人狼狈地跑回大家面前，艾道爷对黄滚说：“善良，再想救你三弟，势比登天还难了。速速下山，各自回避吧。”

黄滚说：“老人家，怎么回事？”

艾道爷长叹一声：“唉，事情难办了。峨嵋山真修、正修、禅修的师父，万年青通佛老祖在此镇守铁人房。倘若一定要去救胜英，我们大家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啊！”众人一听，相顾愕然。特别是那些云侠剑客，哪一个没有听说过万年青通佛老祖姜从善的威名呢。大家不约而同地看着太平侠黄滚，似乎等待他下令撤回。

太平侠黄滚低头沉思，心中暗想：三弟为了我被获遭擒，身陷绝境。我若因为万年青通佛老祖姜从善武艺高强，威名远震，就甩手下山，我黄滚的“仁”在哪里？“义”在何处？人生在世，不过是昙花一现，大英雄生而何欢，死而何惧！我怎么能贪生怕死，怕丢名声，没与通佛老祖交手，就甩下子川仓惶逃走，让世人骂我不仁不义呢？想到这里，黄滚把头一抬，面对九花真人小神仙艾莲池毅然说道：“艾叔父，我不能抛下子川不管。我要进铁人房面见通佛老祖姜从善。哪怕他把我凌迟万剐，只要能救三弟出来，我也心甘情愿。再说，他是世外高人，他总得

讲理呀！我进去不是同他动手，我要与他讲理说法。象他这样的高人，能不通情达理吗？”说完，转身向铁人房冲去。

九花真人艾莲池上前拦住：“孩子，你何必如此执拗！他是世外高人，但不一定讲理。他若动手伤你，那可怎么办呢？别忘了你是征西大元帅，圣命在身，还要为国尽忠，征服反叛呢。你要有个好歹，你手下的人怎么向当今万岁交待呢？善良，你心疼胜英，难道我不心疼子川吗？可明知道战不过通佛老祖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失去一个子川，已够大家难过的了，怎么能再让你去白白送死呢？”

黄滚斩钉截铁地说道：“不行，就让你老人家说得天花乱坠，地生金莲，我也要会会什么样的通佛老祖。只要有我三寸气在，我是定救胜英。”说罢，转身冲进铁人房。站在一旁的海宏长老一阵激动，热泪盈眶，转脸对艾莲池说道：“大元帅至仁至善，肝胆照人，不愧为独步武林的英雄豪杰！他为朋友敢闯龙潭虎穴，老僧也不能袖手旁观。为了扶持武林正义，老衲愿随元帅一同前往。”说罢，一挥独龙禅杖，抢步上前，领着太平侠黄滚冲进铁人房。

海宏长老在前，太平侠黄滚在后，拐弯抹角来到总线房。海宏长老一挑铁门帘，与黄滚一起走进房内。长老用手一指：“元帅，这就是总线房，那把铁椅子上坐的就是通佛老祖姜从善。”

太平侠紧走几步，来到通佛老祖面前，两手往中间一合：“老祖在上，晚辈给老前辈见礼。老人家一向可好？仙驾可安？”

通佛老祖闻言，微睁二目，见面前一人十字披红，胸前挂着元帅大印，不用问，就知道是征西大元帅太平侠黄滚黄善良。他慢慢站起身来，双手一打问讯，口念佛号：“无量天尊，善

哉，善哉！阁下莫非就是浙江绍兴府望江岗结义村征西大元帅太平侠黄滚吗？”

黄滚把头一点：“正是晚辈。”

“黄元帅不在征西大队，不去镇守潼关，到此何干？”

“通佛老祖，你是不知，还是故问呢？”

“只有不知，哪有故问的道理。”

黄滚说：“老前辈不知也好，故问也罢，我三弟胜英为我被押铁人房，我怎能不前来相救。你老人家是世外高人，理应扶正抑邪，主持公道。你能把胜英放出来，我黄滚感恩不尽。你若一定要杀，就杀我吧。我与胜英是结拜的兄弟，俺胜三叔家就这一根独苗，我不能让胜家绝苗断根。老人家，请高抬贵手，放了俺兄弟胜英吧！”

万年青通佛老祖姜从善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元帅，你是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呀。我原在峨嵋山居住。因华山论剑之时，犯了江湖禁忌，被云侠剑客逐下峨嵋，无处存身，就流落此地。我想在绣球山落脚，就同皮天奇商量：我不会白住你这里。我给你修一处房舍，保你一生平安无事。占山为王也不是长久之计，终有一日会栽跟头，会碰壁。人生在世，谁脸前没有个磕磕绊绊呢。当你大祸临头时，你可以暂时存身。所以，我就给他盖了这么一所八卦铁人房。我们当时讲明，我轻易不动杀戒。你在铁人房外遇见的敌人再强再高，贫道也不能去帮你作战。但是，只要你退到铁人房，不管来多少能人高手，都有我给你挡着。我不能白吃你的饭，白住你的房。因此，你们在外边打了这么长时间，我都没出铁人房一步。现在，他退到铁人房来了，我不能说话不算话。我再要袖手不问，那就说不过去了。人家不能白养活我这十来年呀。大元帅，咱闲话少说，你看怎么

办吧。皮天奇本来要杀胜英的，我跟他说不能杀，杀了胜英后患无穷。九花真人艾莲池同五岳三山、八大名山的云侠剑客都有交往，杀了胜英，必会引起一场大祸。皮天奇想把那些云侠剑客都引上山来，把他们陷害在铁人房内，然后再杀胜英。你们千万不可硬攻铁人房。皮天奇反正不能老在铁人房里呆着，这里屯积的干粮不多，他们这些人都进来了，吃不了几天。什么时候吃完了，他自然就得出去想办法。什么时候他出去了，你再拿他也不迟。请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胜英。大元帅，我们不能耽搁太长时间，话就说到这里，你请出去吧。”

太平侠听完通佛老祖这一席话，沉吟片刻，说道：“老前辈，我实在不能等他几天。一是我有军务在身，不能耽搁；二是夜长梦多，日久生变。我今天既然来了，我就要救出胜英。”

通佛老祖把手一摆：“既然如此，你也不要多说了。凭你的功夫，能耐，你就通过道道机关，层层暗卡，打开铁人房，捉拿皮天奇，把胜英救走就是了。你还同贫道商量什么呢？”

太平侠还要往下讲，海宏长老一挥手，制止了他：“元帅不要跟他再说了，再说也没用。”说着，念了一声佛号，用手一指通佛老祖说：“姜从善，你认识我吗？我是铁佛寺的方丈海宏。这个皮天奇是我二弟海明的弟子。他竟敢不遵师训，欺师灭祖，又用万宝如意盒伤了这么多名侠高剑，他是罪上加罪。他已成为我佛门的不义之徒，败坏了佛门声誉。就请老祖把他交给我，我要把他带回佛寺，以正佛规，清理门户。你若是执意不交，别怨我对你不起。”

姜从善微微一笑：“海宏长老，教不严，师之惰。你把这些话说给我听有什么用呢？你早先为什么不管好你的徒侄呢。你现在真要翻脸，你说怎么办吧，贫道奉陪就是。”